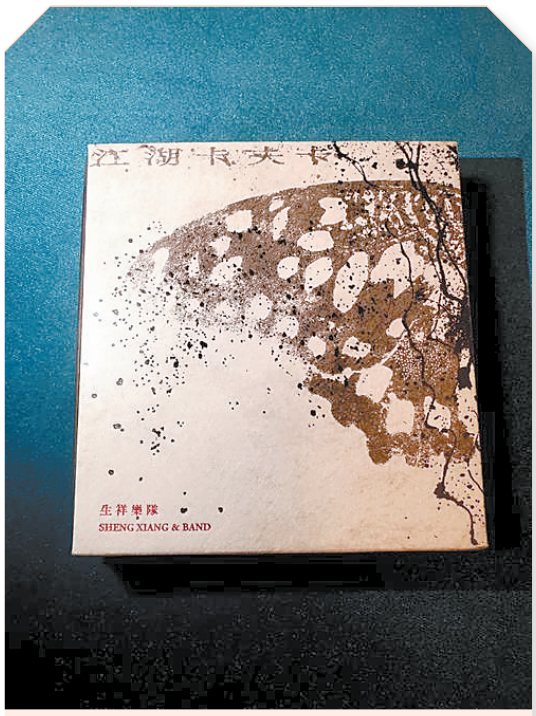

《江湖卡夫卡》

困顿中的荒诞戏谑

无论你是否认识林生祥，你大概率在短视频平台上听过他的《面会菜》淡淡的忧伤旋律中透露出一丝平和与温暖，不少影视剪辑视频将其作为背景音乐。实际上，这首作品是音乐人林生祥为电影《大佛普拉斯》所作。而他的代表作远不止这一首，以林生祥为核心的乐队——生祥乐队更是华语音乐中一面重要且独特的旗帜。

2022年，生祥乐队推出专辑《江湖卡夫卡》，一经发布便广受好评，甚至被称为乐队的“巅峰之作”。通过这张专辑，他们完成了从“向外”到“向内”的视角转换，聚焦于当代社会下个体内部的精神困境，以一种天马行空又诙谐戏谑的方式，展现出失意与困顿的状态。

专辑名直指作家卡夫卡，而专辑歌词中也充满了“卡夫卡式”的荒诞意象“被”命运癞狗”穷追不舍的倒霉蛋、身体臃肿却无法羽化的“胖虫子”。这里的“江湖”，不再是刀光剑影的宏大叙事场，而是每个人深陷其中的生活泥潭。这张专辑与他们早期风格锐利的讽刺、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或许也见证了主创人员从青年转向中年的心态变化，那种理想与现实不断对垒、雄心壮志日渐被生活打磨的无奈与疲惫，展现出了另一种创作深度。

而在表现形式上，这张专辑也有惊喜。专辑同名曲《江湖卡夫卡》尤为亮眼。林生祥在标志性的客家民谣底色之上，前所未有地融入了自由爵士的即兴张力、非洲与拉丁音乐的复杂律动。而唢呐与管子模仿着“癞狗”的声音，塑造出了一场“追咬戏”，仿佛一段精彩的小说，精准地刻画出精神紧绷感，让抽象的困顿有了直达听众的载体。

但这种紧张感并非这张专辑表达的终点。他们最具创造性的转化在于，用看似戏谑、热闹，甚至带着乡土俚俗气息的音乐，来包裹沉重、疏离的主题。这种巨大的反差非但没有消解严肃性，反而产生了平和的治愈力量。最终，当专辑在沉静的《科恩度我》中走向尾声时，它所传递的已经不单单是一种情绪的共鸣，而是一种生活哲学：承认生命的荒诞与困顿本身，并以一种略带嘲讽的坦然面对之，或许就是一种温柔的自渡。

融媒记者 俞舒梦

《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》

每个夏天都值得成为最后一个夏天

《克林索尔最后的夏天》是德国作家赫尔曼·黑塞创作于1919年的自传式中篇小说，是其在经历一战创伤、婚姻破裂和精神危机交织时，对生命本质、艺术价值和精神救赎进行的深刻思考。薄薄的一本，却像一剂浓缩的生活哲学。

在这部作品中，黑塞塑造了一个穷极一生都在“燃烧”自己的画家克林索尔，故事也围绕克林索尔在生命的最后一个夏天展开。克林索尔是一个才华横溢却放纵不羁的艺术家，在得知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时，他虽对时间的紧迫感尤为强烈，却并未陷入绝望。他饮酒、作画、漫游、与友人辩论，选择像“两头燃烧的蜡烛”般，以极致热烈的方式拥抱存在，用艺术、诗歌和对自然的深情凝视，完成对生命的终极礼赞。克林索尔热烈地活过，也可以从容赴死了，在他身上，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，永远停在了1919。

在文字表达上，黑塞大量运用色彩意象、宗教隐喻和音乐般的语言节奏，使文本呈现出一种介于小说、诗歌与绘画之间的艺术形态。死亡并非恐怖的终点，而是一种早已预感到的归宿，它与创作冲动并行存在，构成作品内在的张力。小说中还引用了许多中国古代文化思想，克林索尔甚至以李白身份自居，与中国古代诗人进行对话。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，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思想韵味和哲理深度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黑塞创作此作时已迁居瑞士南部的提挈诺。那里明媚的阳光和绚烂的色彩与战后德国的灰暗颓败形成鲜明对比，成为其精神复苏的重要场所。克林索尔在提挈诺的最后一个夏天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黑塞本人面向死亡、重获新生的精神自传。

《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》并非一部轻松易读的小说，他的语句绚烂却时而跳脱，多为黑塞对现实世界的矛盾感受，但他也通过该书对其所处的时代困境进行了积极回应。当传统价值体系崩塌，个体如何在虚无中找到存在的支点？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精神超越？克林索尔的选择，就是黑塞精神方案的具体呈现。

融媒记者 王玓铮

《摔跤吧！爸爸》

摔碎偏见 勇敢追梦

涅提·蒂瓦里执导的印度电影《摔跤吧！爸爸》，并非一部单纯的体育励志片，它以印度著名摔跤运动员马哈维亚·辛格·珀尕为原型，以其真实经历为创作基底，将家庭叙事、女性成长与社会现实紧密交织，在一块并不宽阔的摔跤垫上，展开了关于梦想、父权、性别与时代的深层对话。

影片在内容结构上采取了清晰而有力的三段式推进，用一种通俗、强情节的叙事方式，将严肃的社会问题包裹进大众电影之中，既具有现实锋芒，又保持了商业电影的可看性。

影片前半段，马哈维亚作为国家级摔跤选手，因现实压力放弃赛场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。当四个孩子接连出生却皆为女儿时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迅速显现。中段是影片的情感核心，马哈维亚在意外发现女儿吉塔和巴比塔有摔跤的天赋后，以一年为期开始训练她们。日复一日严苛的训练遭到女儿们的抵触与反抗。但当她们在同学婚礼上听到同龄女孩羡慕她们“拥有为改变自己命运奋斗的父亲”时，吉塔和巴比塔完成了从“为父亲梦想”到“为自己命运”奋斗的关键觉醒。影片后半段则完成角色关系的反转。长大的吉塔进入国家队，在更高平台上遭遇更强劲的对手，经历事业低谷后重新理解父亲，父女关系从对抗走向和解。决赛场上，父亲缺席，吉塔独自回想父亲的教诲赢得金牌，完成了从“父亲的女儿”到“国家的冠军”的终极蜕变。

马哈维亚这一角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美父亲。他固执、强势，甚至将个人理想强加于女儿之上。但正是这种复杂性，让角色摆脱了脸谱化。他既是家庭中的父权象征，也是打破社会偏见的推动者。吉塔则代表了新一代女性的成长路径。从被动接受，到自我觉醒，再到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自身价值……吉塔的胜利不仅属于个人，也象征着女性在印度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次突围。

《摔跤吧！爸爸》并没有把“父权”一味塑造成压迫者，也没有将“女性独立”浪漫化为轻松的自我实现，而是诚实呈现了成长的代价与矛盾。当吉塔将金牌递给父亲，父亲说出那句等待十年的“你是我的骄傲”时，眼泪与汗水共同浇灌出了一条属于所有追梦者的崎岖但光荣的道路。

融媒记者 郑旭华